



3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仁23  
1602  
2

養民生主

人間世

徳充符

莊子南華眞經卷二

巖井文集註

安部信乾

渥美友謙 同

日本 東都

田中 吉場忠道

門人

東都 安富親

吾生止於此也 天草、天草、天草

遠陽 赤堀棟

內篇

養生主

此篇論養生而保正命之事。初云保身盡年者，仲尼所謂智者壽、仁者壽是也。

蓋戒徒學長生爲藥所誤類故始說養生次公文軒段說安天事終老明段說死生時順

吾生也有涯。涯水崖也。假猶限眼。也生有涯謂定命而知也無涯智也逐事

逐物煩雜故曰無涯

以有涯生隨無涯

智殆已已字比下而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重以上謂事智而不養生者之殆矣爲善無

近名爲惡無近刑

無近名無近刑戒爲已甚者也蓋世俗所謂善未必善所謂惡

未必惡恐其拘泥故曰母近名母近刑林曰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

也緣督以爲經督正中也言緣所

可以全生以神可以養親挾事父母一句而

可以保身以形

言可以常道也

可以全生以壽可以對尤奇可以

盡年以壽言以土謂緣督可以盡年之義此段一

篇之趣意論事智者殆故緣督以爲經可以

養生盡養生語

年之義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或曰文惠君

形狀

焦曰皮骨嚮然嚮通響若然響然四字當屬手肩

相離聲故曰奏刀騷然足膝四句看庖丁之解牛至妙不

專事刀故曰最後謂刀

奏刀騷然騷雷國反破物聲

莫不中音吉解牛之合於桑林之舞桑林殷湯王樂言解

乃中經首之會經首黃帝樂咸池樂莫言解牛文

惠君曰謹善哉謹歎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二字見解

了牛言臣學得之意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所好之道

而後至子始臣之解牛之時，始學解者，專精之至，所見物皆以爲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曰、但見其理間。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官耳目手足類官知止。而神欲行，眼言不爲耳目手足所牽。四句謂至空，猶于道妙。謂進于技妙。因其固然，眼之處。批大郤，可解。批郤同隙，導大窾，猶擊肯綮骨大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林西仲曰、技嘗經大軋者。今臣之輒乎。輒音孤盤骨大也。族庖月更刀，折也。族猶衆也。林西仲曰、技嘗經肯綮者。今臣之繫者，族庖月更刀，折也。族猶衆也。林西仲曰、技嘗經大軋者。今臣之刀十九年矣。七潤之數。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石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族謂筋骨之大貌。吾見其難爲，言不輕也。怵然爲戒，視爲止也。戒行爲遲。吾見其難爲，言不輕也。怵然爲戒，視爲止也。戒行爲遲。足戒，動刀甚微，手戒謙然已解。疾速貌如土委地，爲之二句。滿謂解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爲之二句。滿志善刀而藏之，自雖然至此，雖技至矣。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爲之二句。滿謂解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爲之二句。滿志善刀而藏之，自雖然至此，雖技至矣。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言解牛當任自然而慎，養生亦當任自然而慎。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編之綱領。而慎故曰，聞庖丁之言，得養生。承養生此段上段云緣督而養生之證。公文軒見右師而

鷙曰、公文復姓軒名正至卿曰古者天子之卿尊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先爲是官其後以罪被刑者是何人也惡乎介也、謂之介猶特也方言獸無耦曰介右師則足故曰介也天使之與、言天使之與曰天也非人也、端辭曰改天之生是使獨人使之與、言天使之與曰天也非人也、端辭曰改天之生是使獨人也、人之貌有與也、郭曰兩足共行曰有与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凡瘖聾跛躄之類皆天命也且寃而見刑亦天命也故曰知其天也非人也人間世凡者申徒嘉曰不狀其過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是其意也此節證爲刑辟不可動之義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于樊中、禦樊通猶籠也說文樊鷙不行也徐曰鷙猶繫也神雖王鷙隼之屬見籠不得出以左右樊引外也

不善也、王通旺猶盛謂旺張此節喻爲困苦不可動此段論寃而見刑當安天猶澤雉之不新畜乎樊之義卽亦承養生眼前殷養生之證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弟子秦失之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薄疑其曰然言如此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言始以爲知道人而今以爲非知道人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會之、老者與心有不勸言而言不勸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生夫子時也適去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哀義眼

能入也。安時處順，謂死之不可。結古者謂是帝之縣，  
解者解也，喻脫困苦。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  
盡也。薪，喻形、火，喻神。言譬燒薪，猶薪窮盡，而火氣  
天未嘗死也。然則老聃之死，形死而神不死，何哀  
之有。此段論爲死生不可變之義，亦初段養生之證也。

人間世

此篇諸段皆論君子處世事，顏回葉公

綦支離疏孔子四段，皆事君者之事，匠石南伯子

段，皆避亂者之事。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衛君蓋出公輒，其年壯，氣盛也。其行獨，不從師

傳之輕用其國，謂輕用其國用，而不見其過。言不知已過輕用  
民死。以不教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蕉茲焦反，戰之類。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蕉茲焦反，草芥也。乎字或作平誤。林曰：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民其無如矣。如通之，所依歸。所依歸下文所謂服。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陸曰：卽丘不亂，言欲治之也。或曰：危邦不入，亂邦喻亂國。

國就之。不居聖人之道，而莊子反激之云：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所聞謂所嘗聞于孔子道，思其則，謂諫之法則。林西仲曰：暗恋多疾。卽下文所謂政法，是也。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謳若殆往而刑再。謳，歎聲。言不足以戮其身耳。眼。夫道不欲雜，道純一耳。雜則多，多則擾。謂其擾極，擾則憂。足自苦耳。憂而不救，不足救彼。

也、證古至人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諸指上道字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暴人指衛君此節謂非得道於己、則不可桀一層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流此節謂非得施於人之義、眼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強好名則德蕩至忿爭則智橫出、蓋德蕩於智、而加名字註上句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字爲文、莊周癖爲爾、又桀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車相輒也、言名與名名如盡者盡名、智二者且德厚信矼、矼音扛陸曰、未以盡行也、相輒、智與智相競爭未達人氣、未達人心、皆謂不達人情、德厚以下、皆未見顏色而謂之瞽之類是也、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言、謂之瞽。

人之前者、術通述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其美謂名知八字、不屬上文、恐錯誤當在上非所以盡行也、句之下、命之曰菑人、命通名、菑通災、害結菑人者、人心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言衛國旣有賢而求有異議乎哉、唯若唯無詔、詔猶告言、母有美而強彼也、子不止、唯此句觀之、顏回之如衛孔捷求勝、不曰衛君、而曰王公、不曰若、而曰人、汎言而已、此一句自衛君而言、以下五句皆自顏回而言、而目將熒之、熒猶形之心、且成之、五之字、皆指衛君言、而將成勝也、而目則將熒、熒之色則將強平之

口則將強營之容將邪形之而心將成勝于衛君、  
第五句轉將字爲且字以爲績熒平營形成五字  
韻叶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順始上云其結行獨是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已故曰必死於暴人之前也交淺而言深所謂未信則以爲謗且昔者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龍逢與比干修其身以下  
偃拂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偃通媼撫通撫以  
形溫曰媼撫摩循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擣之擣猶  
桀紂因龍逢比干才之結是好名者也唯曰好名昔  
所長而擣之於死也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國爲虛厲虛通  
名禹攻有扈國國爲虛厲虛通

墟厲無後無歸之鬼也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而求實無已  
求實謂以下論貪國是皆國求名實者也求實復而獨不聞之  
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言求名  
禹猶不能勝故攻之滅之而謂必當死於暴人之前矣之義  
況若可瘳求名實衛君疾乎雖然若必有以也欲  
行必嘗以語我來來語助此節謂不達人情而強  
有故嘗以語我來謂必當死於暴人之前矣之義  
顏回曰端形而虛心勉強而一与彼則可乎曰惡  
惡字詳者大氐讀平聲爲疑怪辭而按字書自玉  
篇集韻等至字彙字典等並無平聲而爲疑怪辭  
者蓋惡字平聲荒胡反音呼惡池河川名吁字休  
居反音虛疑怪辭虞書帝曰吁鬻訟可乎惡吁聲  
相近此惡字惡可虛与一爲道德之要而端与勉  
恐与吁通惡可虛与一爲道德之要而端与勉  
未免私故曰惡可林西仲曰病

根在端夫以陽爲充孔揚充盈陽氣張揚形貌采色不定顏勉二字異常也二十句顏常人之所不違恐而因案人之所回云端勉二字常人之所不違服也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容与蓋快暢貌言因端勉充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日漸之德小德也將執而不化執衛君執一偏也卽外合而內不訾訾猶衛君外合顏回猶內不毀其私其庸詎可乎庸詎猶言焉此節非端勉二字然則此三條也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我內直而外曲不端形也成而上比言成道而比古人卽不勉強也郭曰顏回更說註內直之與己皆天之所予而獨以亡言斲乎而人善之

斲乎而人不善之邪斲通斬而人猶言人人也而人原本脫人字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今因他本補之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之字林西仲以爲也字故加之字照應爲爾不与上衍非也此句下有與天爲徒句對者文之變化耳擎跽曲拳擎高謂拱手跽長跪也伸兩足兩膝著地而立身也曲拳謂拜伏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病言病我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陸曰其言雖教謫之爲一句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其咎在古人若然者雖直不爲病病我是之謂也不在吾也

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此節顏回棄端而問仲尼曰、惡、  
亦怪辭。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多政法內直外曲上安雖固亦無罪。賞棄端勉二字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  
及化。以德化彼猶師心者也。謂政法三術之私心此節謂不可師私心之義顏  
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一字其方吾將  
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有字承上師心言有私而易同昊廣大白光貌言也易之者、譴天不宜。譴同昊廣大白光貌言易之而強爲者倍于天顏  
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  
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眼此節謂使回齋

而知心齋。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眼純粹也無聽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聽之以耳爲耳所牽故曰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之以心爲心所牽故曰聽之以氣聽止於耳、所謂  
止也。心止於符。謂止于所可止也氣也者、虛。無我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此節仲尼說心齋顏回曰、回之未  
始得使。陸曰、謂得教而使齋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忘我則虛可謂虛乎夫子曰、盍矣。蓋無固無我然後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未始有回之義爲是故可始蹈道故曰喜怒夫子曰盡矣此以下皆蹈道之事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通藩屏也

遊藩、喻遊廷、言遊衛、君之廷而毋感動于公侯高明之名、恐失其正也。孟子云、勿視其巍巍然之意、入則鳴、不入則止。李曰、意合則與言也、無門導無毒、彼一宅虛也、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寓於不得不節、凡言眼目也。或避世、或介立者之類、謂絕迹者、絕迹偏立者之類。無行地難、言行無迹難也。能之、爲人使、謂絕迹者、絕迹偏于道、故或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無人獨能之。地之難以僞、聞以有知知者矣、絕迹之人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無行地實、謂穿隙吉人、知知者也、之人瞻彼闕者、虛室生白、闕通闕、謂穿隙吉人、鬼神猶來化、況衛君乎、是萬物之化也、不啻化人。施及萬物、禹舜之所紐也、會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伏羲几蘧古帝王散焉謂顏同等此段事。君者之人間世也、蓋欲使其君爲堯舜者、忠之盛也、然強彼所不爲、徒取辱焉耳、故此段論慮已而寓於不得已、則可以化彼之義、亦信而後諫之葉公子高將使於齊、葉公名諸梁字子高食王之玄孫、或云此有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葉公、高將使於齊、采於葉故號葉公、楚莊王之玄孫、或云此有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大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言徒敬使事、而不得已者也。

之謂坐馳、似坐而馳、似馳而坐、故曰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徇、徇同循、言耳目官知人者、汎言耳目者、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鬼神猶來化、况衛君乎、是萬物之化也、不啻化人。禹舜之所紐也、會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伏羲几蘧古帝王散焉謂顏同等此段事。君者之人間世也、蓋欲使其君爲堯舜者、忠之盛也、然強彼所不爲、徒取辱焉耳、故此段論慮已而寓於不得已、則可以化彼之義、亦信而後諫之葉公子高將使於齊、葉公名諸梁字子高食王之玄孫、或云此有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葉公、高將使於齊、采於葉故號葉公、楚莊王之玄孫、或云此有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大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言徒敬使事、而不得已者也。

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懼之。懼悚也。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懼歡同劉須溪曰、未有不依于道者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謂刑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謂病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引仲尼言止此。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饗無欲清之人。清通饗少。今吾朝受命、使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猶實不至情言。而旣有陰陽之患矣。心上熱事若不成、必未使於齊也。有人道之患。謂刑是兩也、爲人臣者吾不當不足以任。

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來語助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父其一義也、君子之愛親命也、天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人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從命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從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哀樂自事其私心者或辟哀或倒引入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命義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

于其行可矣。此節謂君之所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以信行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辭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或失于喜、或失于怒、故曰難。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言傳彼莫信、莫則傳言者殃。使者歸證書、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此節謂不可傳溢、承溢字。言可傳常情之義。且以巧効方者、始乎陽、喜常卒乎陰、怒太至則多奇巧、勝心太至、則多以禮飲酒者、始乎治、旅酬常卒乎亂、非理姦巧。

沈渙：太至則多奇樂。男、女、無別之類凡事亦然、始乎諒、猶常卒乎鄙、諒鄙、以其作始也簡、簡其將畢也必巨、巨就事、趣意、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言者風波、喻其始言而行者、襲其實也、二句相混。註上而後義始通者往往有焉、亦癖。大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謂巧言偏辭、謂辟言音氣息茀然、貌、盛實於是並生心厲、厲、虐、害、言也、言剋覈之至必姦巧之心應之也、而不知其然也、由故、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

上云傳常情無過度益也。言遷令勸成皆過度是  
傳溢言是也。過度益也。法言語止此。  
以下論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言使齊結好惡成不及  
改、不可復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上云、  
事安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上云若何作爲報也。  
之也。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上云若何作爲報也。  
莫若爲致命。正命也。即常情此其難者。此節謂言者不可  
而可致正命之義。此段亦事君者喪實故託不得已、  
之人間世也。全段皆託使事而言。顏闔將傅衛靈  
公太子。薨而問蘧伯玉。名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殺。音晒。陸曰降殺之殺。天殺者天薄其賦使之無德也。與之爲無方則危吾  
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能罪人卽所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己過卽  
以危吾身。而不知其所以過。所以危吾國。若然  
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  
身哉。正己而後物。眼。形莫若就柔心。莫若和匡。雖然  
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言不欲。和不欲出。言不欲  
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言國顛滅崩蹶  
兒。智之譬也。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  
吾國。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孽通蠻。言  
事爲名聲。又以爲妖蠻也。彼以我爲  
卽爲有方。危吾身事。彼卽爲無町畦。町田畔埒也。  
二句無彼且爲無町畦。區區壘也。亦與之爲  
無町畦。界之譬也。彼且爲無崖。崖山邊也。亦與之爲無崖。

二句無廉達之入於無疵。眼一句心和不出事此節謂正己而後反上節而戒隅之嬖。眼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是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幾猶危此節誇己才女不知夫養虎者之使無以下論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此節欲養太子又戒不可使怒之嬖夫愛馬者以筐盛矢矢通屎適有螽。蠭塗灰之器瀨通以蠭盛溺。深二句愛馬之至郭子曰。

僕僕然拊之不時。拊之驅君輩皆著馬則缺銜毀首碎胸。驚而至之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亡通忘可不慎邪。此節欲養使驚之嬖此段亦事君者以下四段皆避亂者之人閒世託傅太子而言。匠石之齊至乎曲轍。山名見櫟社樹林曰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繫約繩度其高臨山十仞。四尺曰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技。謂旁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輶。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輶何邪。之曰已矣勿言之矣。已止其言也已矣復勿言之矣者棄之之甚

也。散木也。散，如散馬之散。謂不材。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構。構，音蔓。液出貌。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此節謂散木。不材故能壽。眼目引夢。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櫟樹非可言語。試問者故曰夢妙。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粗梨橘柚，四木，果蓏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剥通撲，猶擊辱。謂戮辱。泄氣也。疏曰：在此樹曰果，粗梨之類，在地曰蓏，瓜瓠之徒。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擣擊於世俗者也。自取物害也。物莫不若是。言萬物皆然。且予汎言。

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得不爲。眼。材太。爲予大用。言不爲人用。反上而自大用也。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早擗以下罵匠石。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言奈何有其相。其別也。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言女雖散人焉。用乎。郭曰：以戲匠石，是也。此節假夢謂櫟社不用之用。匠石覺而診其夢。驗謐之。若無言，彼亦直寄焉。言寄社全身也。聖人嘗視也。猶言占也。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詒其無用。曰密。言寄社全身也。聖人嘗謐之。爲委吏，又爲乘。因是也。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詬，辱詈也。厲，猶病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卽中道架一層矣也。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用不而以。

義譽之不亦遠乎。

言以義譽之與大人所行同此段節謂散木寄身於社之義承以義譽大人避亂之人間世假櫟社不材而言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

木焉有異遊通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蘿

屋宇所覆曰庇蘿猶草木所覆也

也蔽陰影也

以下異材之義

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

以下異材之義

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

軸解樹幹中虛也

也咮其葉則口爛而爲傷

咮食紙反同舐嗅之則醒酒病言使如狂醒不曾以舌取食也

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

三日也與上段櫟樹形狀

意同而文異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

轉化而已

眼

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此節引譬謂神實喻才宋有荆氏者荆氏地名宜楸柏桑三木其拱把而上者拱兩手所圍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棲狙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名通明林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樞房者斬之樞音善樞房全棺一邊者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才之患也故解之

謂解用不材義

以牛之白頹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林曰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皆不可言白頹亢鼻痔病三者皆不可祭河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通已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此節謂不材之爲大祥。此段亦避亂者之人間世，假商丘而言。不材木支離疏者。承痔病警。支離支體不全也。疏名之。顧隱於齊。齊通蹻。此謂偃之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會撮髮之會撮也。沈氏曰：古人髻在頂後五管在上。五職輪反在上。脾腿兩邊也。以土五句皆支離之狀。挫鍼治解精、撓、鐵、未詳治而得精米也。足以餬口。鼓筭播精。筭同策。司馬法賦調以下論眼目。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喜不任其役。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出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錘。粟與十束薪役則受賜。則以下論眼目。獨受。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結眼目。  
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此段亦避亂之人間世，假支離形者而論可支離其德。國無道則承支離德。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接輿名通字接輿。接，接輿，姓孔，子言衰，德之主，聖人不可仕來。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鳳指孔子言衰，德之主，聖人不可仕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事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生全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言免刑而足耳。福輕乎羽。莫之知載。喻福至輕。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喻禍至重。已乎已乎。歎孔子臨人以德。殆乎殆乎。以上接輿語。孔子之不已。臨人以德。殆乎殆乎。言當。論語參看焉。畫地而趨。此一句記者謂接輿遁避之事。以下皆接輿遁避時。迷陽迷陽。或曰：迷陽，薇異名。有苦而味少苦。無傷遂中之言也。

吾行吾行卻曲、或退卻或曲回、無傷吾足。追世潛行、或山或野、欲微芒勿  
妨山木自寇也。有用故來斧斤、膏火自煎也。所煎熬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喻方今無道之世、有用爲人眼結所害、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段亂之人間世論天下無道聖人全生之義、蓋接與有道之人、而人多与沮溺丈人荷蕡者相比、恐非矣、故孔子之於接輿欲與之言、或是與點之意也、與彼鳥獸不可與同羣、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果哉、未之難矣、等之語、豈一日之論哉、莊子假之、結人閒世、蓋世亂則非孔子也、莫可與言者之意、與應於外、見於外、皆非此篇之趣意、且於文不可讀、蓋符府古相通、或以形訛、謂德充盈於靈府

靈府字見哀駘它段靈府謂心也、此篇論德充於內府者不可以外形而議詳之義故諸段皆舉不全形者爲譬

魯有兀者王駘、兀与刖通音月其義詳發字錄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言從得道而歸也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夫子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奚假猶言豈特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

也而王先生人稱爲其與庸亦遠矣人庸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既以心成爲是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言不以死生變心也況別足乎雖天地覆隆亦將不與之遺遺猶失也言審乎無假命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爲命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問審無鯉爲死生不變而能守宗卽其所以用心也常季曰何謂也問審無鯉爲死生不變而能守宗卽其所以用心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言以庸人彼我膽之相近猶楚越之相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言自審觀之則天地同一趣意氣故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謂不爲耳目牽卽上云不與物遷也而遊心乎德之和卽守其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遺失言視萬物爲一故視喪足猶遺土也此節謂守其宗則遊心乎德之和之義卽上節云守其宗句之詳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彼指王驥得其乎德之承上和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謂得從遊物何爲最之哉物亦謂從者汎言耳言王驥之心心也從者之心亦心也以心得心何爲最從之乎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謂遊心乎德之和言先止得從者之心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其心故能止得從者之心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

之首補能率物故曰首焦曰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  
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  
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今亦從之幸  
能正生以正衆生言能正己而後正人謹守氣者卽唯止能止衆止也夫保始之  
徵亦似守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疏曰天子  
六軍諸侯三十軍故九軍也林曰言衆兵也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  
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言天地萬物皆爲己役直寓六骸疏曰  
六骸謂身首四肢也言象耳目之所宜也一知  
直寓六骸於天地間也心也象耳目之所宜也彼  
之所知所一也卽物視其而心未嘗死者乎卽遊心乎彼  
且擇日而登假彼指王驗假通遐心初與仲尼相若及最之結  
謂至道極人則從是也彼

且何肯以物爲事乎言人自從耳王駘豈以從人  
人最之之義此段爲師者之又引別者  
德充府不在形而在心之謂申徒嘉凡者也而與  
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子產謂申徒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羞与別者並行而約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  
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復陳前約今我將出子可以止  
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產鄭相故曰子  
齊執政乎前約後約猶執政違猶去子而  
執政焉如此哉鄉黨尊齒豈師弟之間而有此哉子而

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言下如子大人猶悅聞之執政而後人也。若是，不亦過乎？此節駁子產悅執政而後人。子產曰：子旣若是矣，指其猶與堯爭善。子產自比堯。申徒嘉曰：自狀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子不知自反故見別也。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存者衆。罪者衆人之情也。不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言狀其過而欲免則廢情。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寡。言不欲強免則罪也。眼目。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節下安之若命是也。唯命。唯有德者能之。蓋遇亂世見害如龍逢比干之遊徒亦唯命也故曰有德者能之。

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子產。之善射者，此喻賢者亂世所害。以下自謂。命而子產獨不所害，幸亦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怫然怒貌廢。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善道。德。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夫子謂無人十九年。嘗知吾兀者也。唯見倒。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外。眼。內德之。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謂羞與別者並行。不亦過乎？志上。子產蹙然。不安。改容更貌曰：敬謝之狀。子無乃稱言。勿多言也以其已悟也。此節亂世或見別猶可。安命之義。此段爲弟子者之德充府，亦不在形而。

在心又引刑者謂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或曰刑者之行曳踵故刑者行曰踵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謂所刑雖今來何及矣言無益也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譬尊足者存謂心德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怒其責不謹前犯患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前曰子此稱夫子請講以見尊敬之意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既尤所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眼

全德謂未曾有過人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指孔子賓賓司馬曰恭貌郭曰怪其方復學於老聃復學於老聃眼目彼且勸以諷詭幻怪之名聞諷尺叔反猶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是字指上諷詭名聞桎音質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老子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王駘段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變是也以可不可爲一貫者王駘段仲尼曰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以孔子爲天刑以亡刑爲非刑尤奇此段論好詭詭名聞者則曰天刑德不可充於內府之義亦駘辟于孔又承刑者子之道者魚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人醜

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爲人妻原本訛作人爲妻今因他本改之夫子指哀駘它醜人而引婦人思之弄筆處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言哀駘它不唱而常和人

唱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望字古來爲飽滿義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不出衛國也且而雌雄合乎前謂上云丈夫婦人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

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使爲宰悶然而後應悶然不汎而若辭泣同寡人醜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鄙焉鄙同若亡也失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孔子食於其死母者獨豚食食少焉皆棄之而走皆羣子之指死母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兩焉字並應皆字推理爾字並謂棄走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謂精神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翫資翫色洽反棺飾也形如扇褚氏曰若無本

戰而死、則非正命、故其葬也、不以葬、又喻無本。  
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  
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皆皆戰死、喻形全。  
不爪翦、爪同又剪义也、翦通鬚剔治鬚鬚也、  
不穿耳、蓋夷狄俗、或穿其耳、取妻、  
者、謂止於外、不得復使、欲有子也、禮運實、  
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和  
唱、無功而親、知不出四域、使人授亡國、使爲唯恐、  
其不受也、乎是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此節  
駘它全德、故人歸之之義、全德則才全而  
德不形也、解在下節、亦皆德充於內府也、哀公曰、  
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壽存亡、身窮達位貧富、財

賢與不肖才毀譽、名饑渴食寒暑衣、是事之變、命  
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規猶計、始者死、生等八物之本根、故不足以滑和、滑音骨、猶亂也、  
不可入於靈府、靈府精神之所在、謂心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  
於兌、之字指靈府、兌通悅、使日夜無郤、郤同隙、言無不悅時也、而與物  
爲春、物上八物也、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言接物謂之和、是也、是之謂才、全此節才、何謂德不形、曰、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  
蕩也、蕩流實德者成和之修也、外物不滑和、則德充靈府、德不形。

者物不能離也。卽雌雄合乎前也。此節德不形之謨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諸侯執民之紀而憂其死。謂恤吾自以爲至通矣。謂福今吾聞至人之言。至人謂孔子言者才全而德不形說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此節哀公稱孔子爲德友。此段與前段反引哀駢定全德。卽德充於靈府者是也。前段似抑孔子故此段揚孔子爲德友亦承惡人一書之例闔跋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闔字未詳多指也。支離不具也。脰同脣皆形不全也。孔子嘗以衛靈公爲次賢然則此不全形人蓋比孔子闔跋音奇足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脰頸也。肩羸小貌。覽大

登說齊桓公。太登項登此不全形人蓋比管仲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形而忘其所不忘德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林曰心有天遊是也而知爲孽。孽通蠻言多智或爲害故爲蠻不近約爲膠言不德爲接。言世俗所謂德或是私接工爲商。技工是賈以下註上四人知約德工四承上人所行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鬻通育沈氏曰此不謀不斲不喪不貨者天之所以養育我結者天之所以飲食我者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者謂之人有人之形卽受無人之情卽惡用人也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能與人同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獨與結久異。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眇乎、小貌。此警乎大哉、獨成其天。眼於身狀、一天宇、以結一殿。此段論聖人有所遊、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之義。卽德充於內府者也、此段爲德充符之大綱領承無情句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卽上云、惠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言人無情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言有形可謂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言女所謂情、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初段云、不知耳。常因自然。天而不益也。目之所宜之謂。常因自然。天而不益也。生也。益生、謂求之外之益、或名利、或神仙、皆是也。益生字見老子。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之精、倚樹而吟。三句重疊上文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謂行時居結互言、謂行時居結時皆吟至瞑也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堅白自當時牽強論名、二句習慣爲自然、不可解之謂也、此段論不益生者、不傷其身之義、卽德充於內府者、如惠子反之也

登至春木，鳴其食。大鵠嗚鶻來，故內喪。嗚收東平  
始爲二日。皆類故。自然次。下極之辭也。此其古不  
與齊。今至齊也。天數乎。文殊子以望自勸。謂其道  
以靜觀。隨而念。聽其動。靜體而類無。謂其體。謂其道。  
故雖內喪。其長三日也。今其後。卒子文殊子。子  
主門以吉。其後。子曰。故復之。然天與之。忍。其  
王也。蘇子瞻。其後。其長丈。其後。八尺。其後。子曰。故  
南華經卷二 終

